

THE WAR OF THE WORLD

# 世界战争

下

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

拨开历史的迷雾 洞悉战争的真相

判断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和战争冲突的历史教科书

经典、权威的二十世纪世界战争史，

无与伦比的震撼力穿透未来的年代！

[英]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著 喻春兰○译

STORY'S  
AGE OF HATRED 1904-1953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世界战争

## 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

### (下)

[英] 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著  
喻春兰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广州·

这两家仇人在哪里？——凯普莱特！蒙太古！  
瞧你们的仇恨已经受到了多大的惩罚，  
上天借手于爱情，夺去了你们心爱的人。

《罗密欧与茱丽叶》卷3

那高空中响着的是什么声音  
好似慈母悲伤的泣吟  
那一群蒙着面的是什么人  
涌过莽莽的平原，跌进干裂的土坑  
四周只有辽阔的地平线  
那在山中的是座什么城  
毁坏、修好，又在紫红的空中崩毁  
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  
维也纳、伦敦  
啊，不是真的

《荒原》第五部分

在这部 2006 年出版的十年磨一剑之作中，弗格森对二十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前半段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对二十世纪人类的野蛮行径进行了全面分析。弗格森展示了经济波动、帝国衰退、心理变态的独裁者以及种族民族有目的（以及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是如何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他所说的“仇恨的历史岁月”中的大屠杀的。《纽约时报》将该书评为 2006 年最有名的 100 本书之一，而《国际先驱论坛报》将此书称为“由一个历史学家来解释人类对人类不人性的令人着迷的尝试”，《泰晤士报》称这是“一部原创而深刻的著作，最具挑战和争论的历史……没有人……能忽视。”《纽约书评》同样给出了高度评价：“这是弗格森自《战争的不幸》以来迄今写得最好的一部著作。”

本书出版后，连续半年高居美国畅销书人文类排行榜榜首。弗格森在美国电视台 4 频道连续展播讲解该书内容，引起公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这个历史上最为非凡的世纪中，人类进入了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科技革命极为彻底的大飞跃、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全球化、现代化阶段。然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纪，正如作者所说：“1900 年以后的 100 年，毫无疑问是近现代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比起先前的任何时代，无论是从相对意义上还是绝对意义上来说，都要血腥得多。重要的是，比起任何时代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丧生的人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惨遭杀害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包括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严酷的冷战和全球地区性冲突，致使千百万军人与平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与无数次地区性冲突中丧命？

为什么西方参战国在战场上完全背弃了欧洲启蒙主义时代已经达成共识的人道主义“战争公约”，变成了肆意践踏人的生命与尊严、甚至嗜血如命的战争机器，进而导演了人类历史上人为的、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为什么这样一个原本美好的时代变成了一个致命性的充满战争与冲突的世纪，成为一个经济飞跃与战争冲突比肩而行的矛盾世纪？

弗格森“超越传统的军事分析范畴”，从民族冲突、经济波动和帝国衰落等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有益于人类的探索，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人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原因做出了令人深思与回味的回答。比如，在解释帝国衰落导致战争时，他认为，二十世纪伊始，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帝国、霍恩佐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相继崩溃，造成昔日帝国辖区混乱不堪，流血冲突无法被遏制。这同样适用于我国清王朝崩溃前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1947 年印度独立以后爆发的印巴冲突、比利时殖民统治垮台以后刚果、卢旺达等国的部族残杀。弗格森经常批评美国政府未经慎重考虑，匆忙推翻萨达姆政权，造成今日伊拉克陷入战乱，也是出于同一理论。又如，弗格森指出，破坏国际战争公约，把军事行动变成野蛮的强奸行为，德国人是始作俑者。他在揭露纳粹清洗德国犹太人的暴行时，还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把它描述成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强奸”。

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弗格森沿用斯宾格勒关于“东方的崛起、西方的衰落”的观点，郑重地对西方世界提出了警示。

“只有我们明白导致上一场世纪冲突的力量——导致民族冲突以及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帝国争斗的黑暗力量。这些黑暗力量否定了我们的共国人性。这些力量，仍然在我们内心躁动。”

这是一本经典、权威的二十世纪世界战争史，同时，它那引人入胜的叙述和发人深省的警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将穿透未来的年代！

# 目录 (下册)

## 第三部分 杀戮空间 / 1

11. 闪电战 / 2
  - 闪电战 / 2
  - “让天下大乱” / 13
  - 希姆莱镇 / 20
  - 魔都 / 28
12. 透过镜子 / 36
  - 煎锅和炉火 / 37
  - 极权主义的两张脸 / 44
  - 前奏曲 / 50
  - 猴子的押注 / 53
  - 巴巴罗萨 / 56
13. 凶手和通敌者 / 61
  - 东方计划 / 62
  - 灭绝战争 / 65
  - 作恶者 / 70
  - 邻居们 / 75
  - 希特勒的熔炉 / 82
  - 被亵渎的帝国 / 87
14. 地狱之门 / 93
  - 按种族排列的世界秩序 / 93
  - 强奸 / 103

- 傀儡 / 109
- 日本转向东南 / 111
- 珍珠港的逻辑 / 115
- 离心分离机 / 121
- 战俘和合作者 / 125

#### 第四部分 一场带污点的胜利 / 133

- 15. 战争的渗透 / 134
  - 奥斯维辛和广岛 / 135
  - 胜利幻想 / 141
  - 同盟国分析 / 154
  - 深度战争 / 165
  - 赴死 / 170
- 16. 失败 / 188
  - 魔鬼的黄昏 / 189
  - 报应 / 193
  - “小男孩” / 208
  - 1945 年大屠杀 / 212
  - 没有结束的战争？ / 226

#### 结语 西方的衰落 / 233

- 鸡 / 233
- 第三次世界大战 / 243
- 尼克松在中国 / 254
- 世界重新确定方位 / 262

第三部分

杀戮空间

## 11. 闪电战

种族关系的新秩序，也就是说，重新安置各个民族，以便在该过程结束时，会有比今天更好的分界线。

——希特勒，1939年10月6日<sup>①</sup>

我们都正在为没有支付确保一个帝国的安全所必需的保险费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过去，这通常是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将军，1942年<sup>②</sup>

### 闪电战

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在波兰西部，拂晓的宁静被毁灭性的军事进攻打破了。5支德国人的军队（180多万人），从波美拉尼亚西部、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德国控制的斯洛伐克等理想的桥头堡出发，席卷波兰全境。与德国火炮轰炸拦河坝的炮声几乎同样震耳欲聋的，是引擎的咆哮；德国人向前推进，超过3000辆坦克和数以百计的装甲车和运兵车在前面当先锋。在天空上，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呼啸着冲向匆忙动员中的波兰人，他们那定位准确的炸弹摧毁了桥梁、道路和供水车队，他们那令人恐怖的警报声在抵抗部队中传播着恐慌。这样做的

① Kosiek, *Jenseits der Grenzen*, p. 184.

②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 229.

目的，是通过对敌人领土的快速占领，迅速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避免像上次世界大战那样旷日持久。凭借其炮兵、步兵、装甲兵和空军等毁灭性军事力量的协同作战，这场闪电战成为了可能。

当然，Blitzkrieg（闪电战）<sup>①</sup> 是一个德语单词。奇怪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英国人发明的，1918 年夏天英国对西线德军作战，大获全胜，这词由此而来。巴西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上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伤亡过高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他做步兵中尉时，他本人也遭受过毒气的毒害，这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迫使他在 1927 年就退役了。他转而从事新闻工作，在《每日电讯报》做国防记者，后来在《泰晤士报》做记者，而且还出版了多部军事史著作。在利德尔·哈特看来，西线作战所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那笨拙的、可预测的直接方式。他认为，一种更“间接的方式”，将旨在对敌军突然袭击、打破敌军指挥官的平衡，然后利用随后而来的混乱。其实质，是在激烈的闪电袭击中集中装甲和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利德尔·哈特定义“闪电战”的“秘密”为：

在于部分地使用坦克和飞机的战术组合，部分地是在时间和方向上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但最重要的，是在于“齐头并进”——即利用深度的战略推进形成一个突破口；装甲部队冲锋在前，陆军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并且各自独立作战。<sup>②</sup>

对于利德尔·哈特来说，好消息是他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坏消息是，它不是对英国，而是对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J. F. C. 富勒

---

① 闪电战（blitzkrieg），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的军事战术，利用出其不意、速度以及物质或火力上的优势达到对敌军造成心理震慑作用并使其瓦解的目的。德国人在 1938 年的西班牙内战和 1939 年对波兰的战争中试验过闪电战，并在 1940 年成功地利用闪电战攻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德国的闪电战将地面和空中的攻击协同起来，使用坦克、俯冲式轰炸机以及装甲车，主要破坏敌人的通信和协同作战的能力，从而使敌方瘫痪。——译者注

② Liddell Hart, *Memoirs*, p. 164.

(J. F. C. Fuller) 少将<sup>①</sup>明显是个例外，英国高级指挥员如厄尔·黑格 (Earl Haig) 元帅干脆拒绝接受“飞机、坦克（和）汽车（将）在未来战争中取代马”这样的观念，并把机动武器仅仅作为“人与马的”配件。<sup>②</sup> 黑格的兄弟也认为：骑兵“永远都不会因为要为坦克腾出空间而被取消”。<sup>③</sup> 相比之下，年轻的德国军官们立即理解了利德尔·哈特的工作意义。在他那些最狂热的粉丝中有一个人，那便是德国入侵波兰的陆军第 19 军军长海因茨·古德里安 (Heinz Guderian)。正如古德里安回忆所说，他是从利德尔·哈特和其他英国先锋队员们关于“一种新的规模最大的战争类型”的论述中，才学会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此外，

是利德尔·哈特强调要利用装甲部队的远距离作战，破坏敌军的通信，并提出了一种步兵装甲师和装甲坦克协同作战的方法。这些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试图使它们在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在一定意义上变得切实可行……我要将我们提出的许多改进建议归功于利德尔·哈特上尉。<sup>④</sup>

古德里安——他很高兴地把他自己描述为利德尔·哈特的“弟子和学生”，甚至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德文——把功课学得很好。1939 年 9 月，他的装甲部队畅通无阻。波兰人并没有像传说所说的那样企图用骑兵部队反击他们，虽然骑兵部队对德国步兵展开了反击，但他们的步兵缺乏足够的机动运输，且他们的坦克比较少，技术上不如德国人。而且，像他们之前的捷克人那样，波兰人发现英法的担保在军事上毫无价值。在祖拉 (Bzura) 一战中，波兰人展开了绝地反击，以阻止德国进攻华沙，但到 9 月 16 日，他们的抵抗崩溃了。到 17 日，德国人打到了布格河 (Bug River) 的布列斯特要塞。9 月 28 日华沙陷落。8 天后，波兰军队放

---

① 富勒在 1917 年便是英国坦克进攻康布雷背后的策划者。他当英国公务员时遭受的挫折，使他转而支持奥斯瓦德·莫斯利 (Oswald Mosley) 的英国法西斯联盟。

② Haigh and Morris, *Munich: Peace of Delusion*, p. 36.

③ Ibid., p. 39.

④ Guderian, *Panzer Leader*, p. 20. See idem, *Achtung-Panzer!*

下了武器。整个战役持续了不到 5 个星期。

过去，波兰人战斗勇敢，但他们在兵力上和枪支上都不能匹敌。次年发生在西线的这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情况恰恰相反，德军战争勇敢，在兵力和枪支上占优势。也许有人预见到，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会屈服于德国人的优势兵力。但没想到的是，仅仅在 6 周之内，法国也陷落了，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说的，确实是一场“奇怪的失败”。即使没有英国远征军的支持，法国军队在理论上也占有优势，打一场防御性战役应该绰绰有余。法国的军车是德国人的两倍，法国有 4638 辆坦克，而德国只有 4060 辆。<sup>①</sup> 此外，法国坦克有更厚的装甲、更大的枪炮。然而，德国发起进攻时，许多法国部队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5 月 15 日，欧文·隆美尔（Eroin Rommel）将军<sup>②</sup>的第 7 装甲师在两场小规模战斗中俘虏了 450 名战俘，后来，他们在两天时间里抓获了 1 万人。隆美尔本人对法国军官那么愿意主动投降感到震惊，而且他们漫不经心地“要求，包括，除其他东西外，允许保留他们的勤务兵，以及要求将他们丢弃在菲利普维尔的武器捡回来”。<sup>③</sup> 另一个德国军官看到“有数百步行了 35 公里的法国军官，从一个战俘派遣点转到一个战俘中转站，身边竟然连一个德国士兵也没有……显然，没有任何人逃跑。”<sup>④</sup> 一家新的“宣传公司”的记者卡尔·冯·斯坦博格（Karl von Stackelberg）感到莫名其妙：“20000……战犯正在向后走……这是令人费解的……这些法国土兵与他们的军官，是如此彻底地垂头丧气，如此彻底地丧失了信心，让自己几乎是自愿地成为俘虏而被监禁，这怎么可能？”<sup>⑤</sup> 1940 年被俘虏的英国士兵注意到，“法国人已经做好被俘的准

① Weber, *Hollow Years*, p. 275n.

② 像古德里安一样，隆美尔也对坦克战争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写的两本书《步兵攻击》和《坦克攻击》引起了希特勒的关注，从而被任命为希特勒青年培训营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希特勒近卫营的指挥官，陪同希特勒访问德国所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

③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p. 411, 479.

④ Weber, *Hollow Years*, p. 282.

⑤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 416.

备，他们很快就放下武器，而我们实际上都几乎两手空空”。<sup>①</sup> 总之，大约 180 万法国军队在 1940 年被俘，其中近 100 万人在德国被迫当劳工，直到 1945 年。<sup>②</sup> 的确，在 6 月 17 日，即马歇尔·贝当（Marshal Pétain）出任新总理的当天，便宣布他正在寻求停战，而且在 5 天后停战。也许多达一半的投降者都是这样。但令人惊奇的是，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法国军队在贝当声明发表之前就已经成了战俘。法国的士气低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从法属非洲殖民地来的士兵，比他们原来的主人有更大的战斗决心，因此，他们的部队伤亡更加惨重。<sup>③</sup>

法国人溃不成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利德尔·哈特来说——他对战争的爆发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精神崩溃了——主要是因为一个军事学说的失败：

该装甲部队的猛攻，在到达英吉利海峡之前，就可能会受阻于相似火力的集中还击。但法国人，虽然比敌人有更多、更好的坦克，却被敌军切断了联系，大部队被弄得变成了一小股一小股的力量……原指望来支援的一个英国装甲师，直到德国对法国发动进攻后才派出。这支援来得太迟了。闪电战的速度是唯一可能做到的，因为盟军领导人没有掌握这项新战术，所以不知道如何应对……从来没有哪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很容易预防的。<sup>④</sup>

马克·布洛克认为，失败的原因，至少部分在于法国糟糕的用兵战术。<sup>⑤</sup>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德国人决定改变他们的主攻方向，如希特勒原计划主攻卢森堡和低地国家，后改为主攻列日（Liège）和那慕尔（Namur）之间的战线，穿越原以为坚不可摧的阿登森林。法国人原先的对德战略本来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但当德军 5 个装甲师向前推进，穿

<sup>①</sup> Gayler, *Private Prisoner*, p. 23; Rolf, *Prisoners of the Reich*, p. 30; Folcher, *Marching to Captivity*, pp. 122-131.

<sup>②</sup> Durand, *Prisonniers de Guerre*.

<sup>③</sup> Echenberg, *Colonial Conscripts*, pp. 92-96;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 377n.

<sup>④</sup> Liddell Hart, *Memoirs*, pp. 280ff.

<sup>⑤</sup> Bloch, *Étrange Défaite*.

过了阿登森林，占领了默兹河上的大桥时，他们就全都吓蒙了，不知所措。此后，他们的反应或缓慢或笨拙，真是罪有应得。<sup>①</sup> 然而，1940 年所发生的事，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归根结底，正如布洛克所认为的，是士气的崩溃。

即使在 1939 年底和 1940 年初的“伪战争”时期，曾指挥英国远征军第二军团的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中将，也一直是深受法国军队的士气困扰，他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法国战略上的防御性。布鲁克在他的日记指出，戒备森严的马其诺防线“最危险的一面”，是“心理方面的，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一种与日俱增的稳坐在牢不可破的铁栅栏后面的感觉；而且，一旦栅栏被攻破，法国的战斗精神（很可能）就会随之一起崩溃！”<sup>②</sup> 然而，法国的失败主义还远不止于此。对许多法国人来说，第三共和国似乎根本不值得他们像其父辈、兄弟和朋友们在 1914 年至 1918 年那样去为它卖命。就是这种心态——拒绝追求另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是路易斯·费迪南德·席琳（Louis-Ferdinand Céline）在《西游的结束之夜》（*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1932）中所预示的，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胃里翻腾着的，是屠杀的召唤。同样的心态，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在 1936 年 9 月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任何事情都行，就是不要战争！任何事情都行……即使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主义，即使在法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审判，没有任何奴役，可以与战争相比；任何事情都可以要，哪怕是要希特勒，都不要战争！”<sup>③</sup> 用一个德国军官的话说：“法国的精神和士气……甚至在战斗开始打响之前，就被击败了……与其说是缺少过去使法国吃过败仗的机关枪，还不如说是他们不知道是在为谁而战……在我们的第一个装甲师开赴前线之前，纳粹革命就已经赢得了对法国的战役。”<sup>④</sup>

① May, *Strange Victory*.

②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 37; ibid., p. 26. Cf. Horne, *To Lose a Battle*, p. 155; Shirer,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pp. 739-755; Forty and Duncan, *Fall of France*.

③ Weber, *Hollow Years*, p. 19.

④ Waldeck, *Athene Palace*, pp. 196ff.

毫无疑问，一些右翼的法国人，看到了德国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明显优势。然而，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低估了失败的成本罢了。法国有数量如此之多的人投降，而且是以如此井然有序的方式投降，如果之前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做成本会比较小，那么他们似乎是不大可能这样做的。明确的假设是，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他们很快就将返回自己的国家，德国的占领将是短期的。与德国占领的前景相比，一些高级将领似乎更加期盼着左翼可能会在国内发动起义。这些期望，深深地植根于比 1914 年更为遥远的 1871 年的记忆。因此，他们将遭到更痛苦的失败，法国的左翼解散了，德国人留了下来。

通常，人们认为英国人的士气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的失败主义者倾向。当然，1940 年在法国，一些英国士兵即使有人下令叫他们投降，他们也拒绝投降。“他妈的不可能，你这黄色的混蛋！”是 1940 年 6 月肯辛顿团一个军官下令他们放下武器投降时，第 51（高地）师的一个成员所作出的愤怒反应。<sup>①</sup> 然而，这种好战的英国人毕竟是少数。当法国人都显然不愿为法国战斗到死时，英国远征军的大多数战士都认为没有理由这样做。在英国的民间记忆里，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疏散幸存者是一场胜利。德国新闻片更准确地将它描述为一场盟军的惨败。英国人撤退时是如此混乱——因为伴随着令人惊惶失措的所谓“第五纵队”在后方破坏盟军的谣言——以至于极度疲惫的幸存者在返回途中为了不影响官兵们的士气，不得不与主力部队断绝联系。正如皇家工程师 W. R. 立特伍德（W. R. Littlewood）下士所说的：“我们开始认为，德国人几乎是超人……在每一个转折点，他们似乎都胸有成竹。”纪律近乎于崩溃。一名军官被他自己部队的一个“战斗厌倦者”一枪打在脸上被打死了。在加来，一名老妇被一个士兵用一把女王维多利亚步枪枪杀了，因为他相信，她是无所不在的“第五纵队”成员之一，德国人据说是伪装的大师，也是战争的高手。一个个被怀疑为间谍的比利时平民被就地枪决了——包括被指控割草割成了“一个箭头的形状”，以便引导斯图卡飞行员来轰炸英军编队。这种行为让人想起 26 年前德国军队在同一地区的所作所

---

<sup>①</sup> Gayler, *Private Prisoner*, p. 13.

为。在敦刻尔克，当人们最后在疯狂地争夺船只时，一些法国士兵被发现是被自己的盟国战友开枪打死的。<sup>①</sup> 敦刻尔克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非常幸运，希特勒阻止隆美尔的装甲师将英军赶尽杀绝，这是他犯下的第一个真正错误。约 338226 名盟军军人被杀或被捕——这些在“发电机行动”中被疏散的总人数中，事实上有 110000 人是法国人——这本来会对英国的士气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可能使其元气大伤，难以恢复的。<sup>②</sup> 但这一事件中，只有 41340 名英国军人最后成了俘虏。

当考虑到英国军队在其他地区的表现时，就会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士气究竟有多低落。虽然丘吉尔喜欢像“绝不投降”诸如此类的短语，但英国军人并不会战斗至死。1941 年，在克里特岛，英国军队未能顶住德国降落伞兵的入侵，尽管开始时造成了对方重大人员伤亡。在北非的第一场战役也令人失望。而在亚洲，丘吉尔对新加坡驻军被日本人打败感到特别困惑——他曾经明确地告诫英军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坚决反击在军事上正处于劣势且非常疲惫的日本军队（见第 14 章）。即使是对丘吉尔政策最严厉的批评家艾伦·布鲁克，也感到了不安。布鲁克常常担心的是，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丘吉尔对“战争的附带的胃口”，将导致英军过于分散，并“消耗我们的力量”，而不是将力量集中“在关键点上”。<sup>③</sup> 为此，他不愿优先考虑亚洲或任何其他地区，坚信英国必须在地中海和北非集中优势兵力。不过，在 1941 年 12 月接任帝国总参谋长一职之后，他才对在远东地区抵抗的崩溃感到震惊。“很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建立一个更好的防御系统。”在日本对新加坡进行轰炸时，他在日记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在过去的 10 年中，我对英帝国的腐朽和我们的滑坡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我当然从来都不希望我们会如现在这般崩溃得这么快……”<sup>④</sup> 日本威胁要推翻缅甸政府后，他开始心烦意乱：“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部队不能把仗打好。如果陆军不能打得

① Prysor, ‘British Experience of Retreat’.

② Manstein, *Lost Victories*, p. 124; Durschmied, *Hinge Factor*, ch. 12; Badsey, ‘Disaster at Dunkirk’.

③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p. 38, 121, 165, 187-191, 207ff.

④ Ibid. , pp. 208ff.

比现在好，那么我们就注定要失去我们的帝国！”<sup>①</sup>

诚然，1940年，与他们的法国同行们不同，英国士兵并没有出于失败主义而放下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被命令投降的，因为他们的军官在看到一个地方快站不住脚时，就明白再打下去也“毫无意义”了。<sup>②</sup> 在用英语写的战争回忆录中，典型的俘虏叙述都是：被敌人完全包围了，军官下令部下全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而不是“无谓”地去死。然而，尽管“自行决断正在成为一种更英勇的行为”<sup>③</sup> 的说法能使人得到些许安慰，但被俘的英国军人往往都会对自己在被抓获时的那种负罪感感到吃惊，这不是要他们做好准备的东西。<sup>④</sup> 许多亚洲观察家发现，英国军官不愿战斗到最后一人——并且，事实上，一些官员如果看到了逃跑的机会，就不愿意冒生命危险——这些证据表明，英国人已经对自己的帝国失去了信心。如果法国人不准备“为但泽而死”，他们的英国同行也同样不愿意为槟城而亡。<sup>⑤</sup>

然而，在国内的英国人无论如何都要为明天而战斗，尽管他们将部队的大部分武器装备都丢弃在尼波特和葛芙兰之间的海滩上面，但无论士兵的士气如何，他们仍然具有两个优势。

首先是海上优势。尽管在陆地上遭到了挫败，但英国皇家海军在海上仍占据着上风。<sup>⑥</sup> 他们的舰队规模是希特勒的大约3.5倍。<sup>⑦</sup> 尽管英吉利海峡并不是那么宽阔——从多佛到格蕾丝-尼兹角（Cape Gris-Nez）、从法国到英国最近的地方，只有21英里远，但派一支德国侵略军跨过这

<sup>①</sup>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 231.

<sup>②</sup> Stedman, *Life of a British POW*, p. 8; Kydd, *For YOU the War is Over*, pp. 50ff; Kindersley, *For You the War Is Over*, p. 11; Walker, *Price of Surrender*, pp. 31-35.

<sup>③</sup> Broadbent, *Behind Enemy Lines*, p. 6.

<sup>④</sup> Rolf, *Prisoners of the Reich*, p. 22; Edgar, *Stalag Men*, pp. 1-13; Garrett, *P. O. W.*, pp. 10-15; Cf. Hunter, ‘Prisoners of War: Readjus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p. 743ff.

<sup>⑤</sup> Thorne, *Far Eastern War*, p. 171n.

<sup>⑥</sup> See Ellis, *World War II Handbook*, table 47.

<sup>⑦</sup> 在战争爆发之际，英国有8个航母战斗群，德国一个也没有；英国有12艘战舰，而德国只有5艘；英国有50艘巡洋舰，德国只有6艘；英国有94艘驱逐舰，德国只有17艘。只是在潜艇方面，德国领先一步，德国有57艘，而英国只有38艘。